

馬蹄鐵兩端 極端政黨在西班牙與葡萄牙的發展

卓忠宏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2017 年是歐洲選舉年。從 3 月荷蘭大選、4~5 月法國兩輪總統選舉、6 月英國國會提早大選、法國國民議會大選，到 9 月德國選舉。一連串重要的選舉讓人聯想到近年歐洲極端政黨的崛起，儼然已成為歐洲政壇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影響遍及歐洲多國。

「極端政黨」趁勢而起

歐洲極端勢力發展有多重因素，通常與就業、移民、安全等經濟社會問題息息相關。其政治立場往往被歐洲政壇貼上少數、非主流等標籤。如今歐盟正逢危機時刻，南歐債務危機尚未完全消散，難民危機、恐怖主義威脅、英國脫歐等負面事件又接踵而來。有人歸咎於歐洲統合的錯誤決策或歐盟擴權過快，以致歐洲內部出現各種社會矛盾情節，人民便將種種不滿反映在歐洲大大小小的選舉中。

相較於傳統右派，極右派政治立場及主張更極端和偏激，表現出民粹主義、排外主義、排斥伊斯蘭移民、反對社會多元化以及反歐洲統合傾向等。過去三年來的難民危機和恐怖攻擊成為歐洲極右派崛起的原因。移民問題也成為英國脫歐過程中爭辯的焦點。

首先，歐洲政治呈現出西歐偏右、南歐偏左的發展。在西歐，歐洲的極右派政黨已經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或蠶食或鯨吞式衝擊和重塑該國原有政治格局與生態，如：

1. 2016 年 12 月奧地利總統第二輪選舉，反移民的極右派自由黨(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FPÖ)候選人霍費爾(Norbert Hofer)雖然敗北，得票率高達 46.2%。¹
2. 荷蘭右派民粹主義、反移民、提倡荷蘭舉行公投脫離歐盟的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自 2012 年起支持率不斷攀升，在 2017 年議會選舉成為第二大黨。²
3. 法國極右派政黨國民陣線在 2015 年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 25%的選票 24 席，超過社會黨與共和黨兩大傳統政黨。國民陣線主席瑪琳勒朋 (Marine Le Pen)

¹ "Austrians roundly reject far right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uters*, 4 December 2016,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austria-election-idUSKBN13S0W0> (retrieved 2017/6/17).

² <http://www.bbc.com/news/topics/4e793c8f-8927-4e00-a7e5-3bed964303d3/dutch-general-election-2017>(retrieved 2017/6/17).

甚至於 2017 年總統選舉挺進第二輪，得票率來到 33.9% 新高。³

4. 德國境內「歐洲愛國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 運動，定期在德勒斯登集會，呼籲應該嚴格管控穆斯林移民。右派政黨德國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轉向強烈的右派民粹主義立場，反歐元、反歐盟、反難民的主張。⁴

5. 在北歐疑歐派政黨，瑞典極右派政黨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 2014 議會選舉成為第三大黨。芬蘭人黨(Finns Party)與丹麥人民黨(Danish People's Party)分別在 2015 年該國國會選舉時成為第二大黨。⁵

相較於西歐國家，南歐面臨的是經濟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政府財政赤字。

南歐國家從 2015 年 1 月希臘大選、10 月葡萄牙選舉、到 12 月西班牙大選，支持歐盟緊縮政策的執政黨都下台。這股反擰節勢力造就南歐左派與極端勢力興起。

2015 年 1 月希臘大選，反緊縮政策「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奪下 149 席(總席次 300 席)將近過半席次。反移民與歐盟的民粹主義政黨「金色黎明」(Golden Dawn)則躍升為第三大黨。反而是希臘傳統老牌政黨，新民主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過去支持擰節政策的政黨都敗下陣。

西班牙左派「我們可以黨」(Podemos, We can)在 2014 年歐洲議員選舉高喊反擰節政策，抗議政府以增稅、減少支出方式換紓困，獲得人民支持嶄露頭角。2015 年大選一舉拿下 69 席(20.7%)，成為第三大政黨，在現在西班牙國會無任何政黨過半情況下，足以影響未來西班牙政局走向。

第二，上述極端政黨興起與全球化發展衍生之經濟、移民問題有關。歐洲債務危機與南地中海難民也正好是近年來困擾歐盟的兩項因素。歐洲經濟的好壞會影響歐洲統合之順遂與否。從過往經驗，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時，歐洲內部民族融合、共識度高、歐洲統合的過程就比較順遂；然而當經濟不景氣或遭遇危機時，民眾往往會用選票懲罰執政黨，甚至究責於歐盟過度干預或無效率。歐債危機如此，南歐傳統政黨聲勢急速下滑；移民問題也如此，西歐、中東歐排外、反歐盟政黨聲勢日漸高漲。只要歐洲沒有真正走出危機模式，極端政黨依然能獲得人民支持，歐洲政治向左、右兩端發展的趨勢可能性依舊存在。

第三項特色是「馬蹄鐵理論」(Horseshoe Theory)：過往談論政治光譜時，習慣將各個政黨的政治立場置於一條直線上比較，直線的兩端即是極左和極右，毫無交集。而法國學者 Jean-Pierre Faye 就提出，指政治光譜分佈並非遵循直線，而是如馬蹄鐵形狀。往左、右兩端發展的政治勢力，未必針鋒相

³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May 2017 – full second round results and analysis," *The Guardians*, 26 May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ng-interactive/2017/may/07/french-presidential-election-results-latest>(retrieved 2017/6/17).

⁴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ternative_for_Germany(retrieved 2017/6/17).

⁵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active_nationalist_parties_in_Europe(retrieved 2017/6/17).

對，有時在理念、立場上有極多相似之處。⁶ 歐洲各國一些傳統大黨，無論是中間偏左或偏右，在歐債務危機與難民政策區隔、意識型態、日趨中間化和同質化。極端（極左與極右）政黨未必是光譜兩端，極左派反歐盟擴權、退出歐元區，極右派要求舉行退出歐盟公投等等，不過是疑歐政策程度上差異。再將歐債危機時，南歐債務國無論左派政府或右派政府的經濟政策來比較，兩派其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第四項特色是「年輕人地震」(Youthquake)。歐洲政治發展歷程多由左派、右派輪流執政。左派執政成效不佳，右派崛起。右派無力解決，又換左派上台。但自歐債危機發生以來，傳統左右政黨在經濟增長及提高就業率政策上鮮有成效，無力面對危機。影響最大又是剛入社會之年輕選民，普遍對歐洲政局不滿。這在歐洲近期選舉中特別明顯。年輕新興政黨的興起（希臘極左派、西班牙我們可以黨、法國公民前進黨），與其說選民支持極端政黨，或可解釋成選民對傳統政黨失望與不信任，寧可將主政權交由毫無執政經驗的「政治素人」。再以今年6月8日英國提早國會大選為例，按統計，年輕人投票率高達70%（對比2015年43%投票率），年輕人將不滿轉換成行動力，直接給予執政保守黨震撼教育，而稱之為「年輕人地震」。

西班牙與葡萄牙-為何沒有極右派？

如前所述，南歐西班牙、葡萄牙境內極右派勢力版圖非常小，尚難突破傳統政黨包圍。極左派勢力主要與經濟景氣及失業率有關。但強調排外、反伊斯蘭移民的極右派在伊比利半島幾乎無生存空間，原因分述如下：

1. 歷史結構因素：西葡兩國在711~1492年曾受摩爾人（Moros，現今突尼斯）統治。7百多年摩爾人統治期間將阿拉伯人擅長的天文、幾何、算數知識傳至伊比利半島，成為中世紀時期歐洲唯二處有文明的地方之一（另一為東羅馬帝國所在君士坦丁堡）。西班牙、葡萄牙將算數、天文學運用在航海技術上，造就兩國的殖民帝國盛世。此外，7百多年族群的融合更使伊比利半島至今保存不少伊斯蘭文明，宗教差異並未造成西、葡境內種族明顯的分野。也因此，伊比利半島兩國與北非國家維持良好情誼，人民互動往來密切且少有衝突，近年恐怖主義攻擊從未以西、葡為攻擊目標。
2. 地理位置、經濟狀況、移民結構因素。伊比利半島與北非僅隔一直布羅陀海峽，最近距離不過14公里，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就成為非洲移民前往歐洲通道。然因西、葡兩國經濟狀況不佳，並未成為移民首選。觀其移民結構，西班牙移民來自拉美，尤其是與厄瓜多，哥倫比亞人和秘魯人簽署的勞工協議，成為西國內部傳統的移民大戶。另則以羅馬尼亞人與摩洛哥人為主；葡萄牙移民很多來自前殖民地的人民，尤其是巴西、莫三比克、安哥拉、維德角與東帝汶等地。兩國移民政策都相當保護前殖民地人民。這些來自前殖民

⁶ 沈旭暉，「法國大選的全球啟示：當『全球派 Vs 本土派』取代『左 Vs 右』」，信報財經新聞，2017年5月15日。

地的移民因無語言文化適應問題，比較快融入西、葡當地生活。這與 21 世紀初來自烏克蘭或羅馬尼亞的移民不同，後者往往自成一格形成特殊團體。

3. 葡萄牙、西班牙是歐盟國家中跨國移民一個特殊的次團體，兩國同為移民移出與移入國。在 1970 年代中期之前，兩國都是移民輸出國。後來歷經政、經轉型期，加入歐盟行列，同時成為移民移入與移出的國家。到後冷戰時期，兩國人民移出情況減少，反而與其他西歐國家一樣開始面臨移民大量湧入的問題，流入從事地下經濟，政府還無法有效管制這類移民。然而自 2011 年情況反轉，西班牙自 1990 年以來首次出現移民淨流出的現象。除了年輕人出國找工作外，大多是高級知識份子到法國、德國及瑞士找工作。也包括外來移民，例如來自北非及拉美的移民返回祖國。

葡萄牙的移民趨勢偏向無技術的外籍勞工，特別是建築業與家庭服務與非正式經濟工作 (informal economy)。在 1992、1996 及 2001 年葡萄牙讓無身份的非居民可就地合法化，更讓移民數達到高峰。其中最多的是烏克蘭人，其次是摩達維亞以及羅馬尼亞人。但自 2009 年起，葡萄牙經濟成長銳減，如巴西與安哥拉這些殖民地勞工陸續返國，葡萄牙移民數就逐年下降，同時造成葡國勞工轉往國外謀生。⁷儘管此時期葡萄牙 1000 萬總人口中，有 400 萬人旅居國外，葡萄牙移入者依舊超過移出的人口。⁸主要因為有大量的東歐人，有計畫地以販運的方式入境。加上北非動盪造成難民湧入，但總數僅 1 萬多人，影響不大。⁹

結論

在討論極右派勢力興起，民粹、排外主義、反伊斯蘭移民、恐怖主義擴散、脫歐公投等等議題，西、葡兩國恍若置身事外，甚少有聲音或反彈。或許因為兩國才稍稍從債務危機中恢復，政策重點猶在經濟、經濟與經濟。歐洲統合如今面臨經濟與移民兩大問題，只要歐洲沒有真正走出危機模式，極端政黨依然能獲得人民支持，歐洲政治向左、右兩端發展的趨勢可能性就依舊存在。

葡萄牙與西班牙皆非傳統移民國家。兩國在海外長期殖民經營，移民結構很大一部份來自前殖民地的移入者。國家普遍允許這些殖民地移民永久居留與家族團聚，但來自其他國家移民的居留與歸化就會要求文化的同化作為賦予權力與公民身份的代價。在移民議題上，甚至近來困擾歐洲的伊斯蘭移民或難民，在西、葡兩國並未造成國內政治、社會負擔成本。移民社會排除現象或難民議題在歷年選舉中甚少成為政治炒作話題。左、右二元對立並未在伊比利半島內部發酵，這對兩國、對多事之秋的歐盟來說，應是好事。

⁷ Carlos Lopes, "Portugal's Policy on Immigrant Integration- A Success Story?" *EU Migration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6 (2014), p. 4.

⁸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p. 84-85.

⁹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3- Portugal.

德國極右主義與右派民粹政黨的興衰 及其對歐盟政經局勢之影響

鍾志明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一、極右主義與極右派

舉凡政黨、團體或幫眾的宗旨、言論與活動，明顯違背德國基本法（Grundgesetz）有關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原則和秩序者，就會被官方安全單位或聯邦憲法保護署（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界定為「極端」（extremistisch; extreme）。自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極右主義」（Rechtsextremismus; right-wing extremism）在德國成為一個日常政治上的用語，逐漸取代之前常用的概念「右派激進主義」（Rechtsradikalismus; right-wing radicalism）。

極右觀點是已內化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 world view），指涉下列特定意見與想法的匯集：國族主義、排外與反猶主義、否定民主，以及歌頌威權、保守和階層分明的家庭與社會意象。根據調查統計，5%~10%的德國民眾持有這類政治觀點，其形成大抵來自成長背景如家庭和周遭的經驗，以及同儕團體的影響。社會環境的壓力如工作、住所、未來生活期待等，則會強化上述的想法。「現代化的輸家」（Modernisierungsverlierer）或「全球化的受害者」是極右思想的大本營，他們通常沒有受完整的教育，在就業市場上找不到（好）工作，且大多是較年輕的男性。

最令官署擔憂的是帶有極右思想、種族主義、和暴力取向的極右派狂熱份子。依照聯邦憲法保護署、警政與國安單位建檔列管的極右派份子，在 2016 年增加了約 500 人，達到總數 23000 人。但是，2016 年攻擊難民收容所的嫌犯裡，大約就有 3/4 未曾被警方列為極端份子。實際上，帶有種族主義或是反伊斯蘭等極端偏見的德國人，遠遠超過官方所掌握的數目，例如「歐洲愛國者抵制西方伊斯蘭化運動」（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 PEGIDA; 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sation of the West）上街遊行的支持者，在 2015 年 1 月就超過 20000 人。此外，網路上也有無數種族歧視或是仇外的言論，許多新納粹（Neonazis）、光頭黨（Skinheads）或是重機洛克族（Rockers）等，也擁抱極右言行與政黨。

1949 年之後，在德國被普遍認定為極右派的政黨包括：社會主義帝國黨（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 SRP; 1952 年被禁）、德國國家民主黨（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NPD）、共和黨（Republikaner, REP）、德意志人民聯盟（Deutsche Volksunion, DVU）等，藉鼓吹恢復 1937 年

德意志帝國的邊界、主張歷史修正主義（否認納粹暴行）、抨擊民主議會制（領袖 Führer 原則）、煽動種族主義及排外（暴力攻擊）、惡意散佈固有傳統的異質化（Überfremdung; over-foreignization）及衰退等，雖曾先後在地方或區域選舉中取得相當比例的選票，惟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仍屬有限。

二、民粹主義與民粹右派

民粹主義（populism）一詞源自拉丁文的 *populus*（the people，人民或全民），在現今用法中，係指無清楚定見、立場搖擺以及一味迎合民意的煽動投機作法。只是，就一個政治人物來說，為了極大化選票來源，常會針對不同聽眾之社會背景及其所關心的議題，而在不同場合談論有時看似互相衝突的觀點。倘若未清楚界定民粹一詞的內涵，則所有民主國家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恐皆難逃被貼上民粹標籤的命運。德國社會語言學家亞努雪克（Franz Janussek）指出，民粹主義之特徵在於其操弄充滿憤怒和非理性意識之方式，這種長期累積的憤怒來自對現有政治操作的深惡痛絕，是一種被排拒於權力之外、以及淪為「在上位者」（die da oben）操控客體的不滿情緒。民粹人士或政黨宣稱其代表全民的利益，對抗統治階層的私利，並誓言將權力的客體轉變為權力的主體。這個政治承諾，虛構並提供了對現代社會錯綜複雜問題一個過於簡化的解決方式。

具體而言，民粹型政黨與其他政黨之間的差異，主要在於其論政的策略和風格：

- (1) 以政治上統一的單位來正當化及合理化其作為。在民粹主義論述裏，會先建構一個作為整體指涉對象的全民或民族，故其言行常呈現出反多元主義之外貌；
- (2) 特別凸顯政治領袖的親民形象。由於具奇魅特質的領導人物就來自民間，深知民間疾苦，更願意傾聽民意；
- (3) 動員社會反對的能量，強化普遍存在的成見與無力感，並直接訴諸民眾憤慨不滿的情緒。

由上可知，民粹主義本身並非是一種價值觀，而是操作政治的手腕。故從極左到極右的政治光譜上任一點，都可能出現民粹型人物及主張，其共同論述表現在「全民對抗掌握權勢者」的總體概念上。

約自 80 年代中開始，右翼民粹政黨相繼在西歐民主國家獲得出乎意料的可觀選票，如法國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在 1984 年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直選中拿下 11% 的選票，奧地利自由黨（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則於 1986 年國會大選贏得 9.7% 選民的支持。冷戰結束後，東歐國家如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塞爾維亞的民粹右派亦陸續崛起。不過，

整體來看，此類政黨的選舉動員並非每次都成功，也有可能在沉潛數年之後，又再度瓦解其他大黨的聯合夾擊而異軍突起，其得票率起伏不定。

雖然民粹型政黨的選舉政見中，不乏針砭政府各項施政之弊端，然其議題設定取向，主要是看其爭議性能否動員大眾蓄積已久的不滿能量。由於個別政策議題常隨著社會突發事件或政治上的景氣循環(如就業、健保與稅制改革)而變動，基於開拓票源之考量，民粹政黨的政策主張具有程度不一的機會主義成份，保持彈性、容留辯解空間乃成為黨的信條。即便如此，從各國民粹右派的政治論述裏，仍可歸納出若干的共同點——如排外及反移民，反菁英式統治，對過度腫大的官僚體制與政商勾結的質疑，藉直選及公投等方式訴求一切以民意為依歸的直接民主。在經濟政策上，多數皆持新自由主義路線，主張私有化，降低直接稅、社會福利及對企業的不當補貼，但其目的並非真正在於解除國家對市場機制的干預，而是藉此方式削弱統治階層權力運作的根基，以「還政於民」。因此當 90 年代資本主義襲捲全球，造成一波又一波的跨國收購及企業合併風潮，民粹右派爰又抓住一般薪資及勞動階級擔心被裁員的心理，轉而要求透過各種政策手段，來達到國家資源與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

全球化與國家的現代化，對歐洲極右及民粹右派勢力之興起，也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 (1) 跨國犯罪的增加、工作飯碗不保、傳統家庭倫理的崩解、過度都市化的發展、來自東歐與第三世界人口的不斷移入、生物科技的進步與生態環境之破壞等，在在引起一般「小市民」的恐慌。
- (2) 強調族群融合的社會主流觀點，雖為絕大多數民眾所接受，然而一旦落實到日常生活、工作機會、或有關福利措施等切身利益的層面上時，卻又面臨諸多價值與分配的衝突和矛盾。
- (3) 由於社會菁英視歐洲國家間的政經統合，可以強化歐洲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及處理跨越國界的問題，於是單一市場、歐洲中央銀行和發行共同通貨等進一步削弱國家主權與接納新會員國等重大整合計畫，無一不成為民粹右派政黨挑起民眾不安及對立情緒的戰場。
- (4) 近二十年來，歐洲傳統左右政黨往中間路線修正、靠攏，以及政黨、官僚與利益團體共生共榮的結果，不僅使得代議制度日漸空洞化，民主的多元、活潑性格亦窒息在各政黨的政經共識或密室協商當中，更促成民粹右派勢力得以急劇擴張政治版圖。在不利於小黨的選舉制度下(如單一選區多數制或設立 3%~5%不等的議會門檻)，使得激進的極右勢力藉著攻擊外國人的方式來宣洩不滿，而此類意識型態與暴力行為，無法獲得絕大多數民眾之認同。

與此同時，另一股僅止於言論層次的民粹右派路線，卻能成功吸納抗議不滿的聲音及動員一向不參與投票的選民。除了奧地利自由黨之外，這類政黨尚包括

瑞士人民黨 (Schweizerische Volkspartei)、荷蘭自由黨 (Partij voor de Vrijheid)、義大利北方聯盟 (Lega Nord) 與五星運動 (Movimento Cinque Stelle)、挪威的進步黨 (Fremskrittspartiet) 及丹麥國民黨 (Dansk Folkeparti) 等。上述政黨及其領導人，雖或多或少主張限制外來人口的移入，但與傳統的法西斯及納粹並無任何關聯，與激進右派團體亦劃清界線，並譴責種族與反猶主義之思想。

三、德國另類選擇黨

2013 年 2 月 6 日成立於柏林的德國另類選擇黨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一開始是一群經濟學家成立的反歐元團體，在歐債危機背景下，該黨迅速崛起，得到部分精英和民眾的認同。7 個月後首度參與聯邦議會 (Bundestag) 大選，一舉拿下 4.7% 的選票，雖未能進入國會，但已經令人刮目相看。接著在 2014 年歐洲議會改選時，另類選擇黨得票 7.1%，第一次贏得了全國性選舉的 7 個席位，並加入由英國保守黨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 所主導、疑歐色彩濃厚的「歐洲保守派和改革主義者黨團」(ECR)。隨著 2014/2015 年歐洲難民危機愈演愈烈，另類選擇黨抓住此議題大做文章，抨擊梅克爾 (Angela Merkel) 對來自中亞、中東和非洲的穆斯林難民敞開大門的政策，順勢拋出反伊斯蘭、反移民以及重啟邊境管控等訴求，民眾支持率不斷攀升。2016 年 9 月，其支持度達到該黨歷史新高的 16%。¹⁰ 目前在德國 16 個邦議會中，該黨已在 13 個邦擁有代表席位。

然而，要定位德國另類選擇黨的意識形態光譜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學者間也有不同看法，主要在於該黨成立不久，政策與主張在黨內一直存有路線爭議，甚至被稱為「政治變色龍」¹¹。2015 年 7 月起隨著黨內派系傾軋，持民族主義的保守勢力勝過了原本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理念急遽右傾，也造成創黨領袖陸克 (Bernd Lucke) 出走、另立政黨，帶走的 5 名歐洲議會議員仍留在歐洲保守派黨團；另兩名另類選擇黨的議員則以個人身分，分別加入反歐盟的「自由和直接民主歐洲」(EFDD) 以及「民族和自由歐洲」(EFN) 黨團¹²。有政治學者認為，另類選擇黨特定領導人物和部分成員持激進國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應該被視為極右的反建制派 (Anti-Establishment) 政黨。不過，學界與媒體仍普遍將另類選擇

¹⁰ „AfD erzielt Rekordwert bei aktueller Umfrage zur Bundestagswahl 2017“, *FOCUS Online*, 2016.9.23, http://www.focus.de/politik/_id_5977582.html.

¹¹ Alexander Häusler and Oskar Niedermayer, „Debatte: Ist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eine rechtspopulistische Partei?“,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2017.1.17, <http://www.bpb.de/politik/extremismus/rechtspopulismus/240956/debatte-alternative-fuer-deutschland>.

¹² 英國法拉吉 (Nigel Farage) 的獨立黨 (UKIP) 歸屬 EFDD 黨團，法國民族陣線、義大利北方聯盟與奧地利自由黨皆屬 EFN 黨團。

黨歸類為民粹右派政黨。

根據六月中公布的一項德國選舉得票研究預測¹³，梅克爾所屬的基民盟與基社盟（CDU/CSU）將是九月聯邦議會選舉的最大贏家，得票率約 35.1%，社民黨（SPD）可獲 26.1%，綠黨（Die Grünen）10.5%，左翼黨（Die Linke）9.2%，自由民主黨（FDP）可望以 8.7%的選票重新進入國會。唯獨德國另類選擇黨因成立時間過短以及缺乏足夠的大數據，所以另參考民調數字預估該黨可得 7%~9%的選民認同。

四、結語

今年以來，另類選擇黨支持度急劇下跌，除了該黨越趨右傾和激進外，部分原因恐怕得歸咎於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許多令人錯愕的言行。受到極右派暴力行徑與另類選擇黨挑起民眾對百萬難民和恐攻憂慮的影響，基民盟在邦議會選舉連續吞下敗仗，德國總理梅克爾在去年就積極進行損害管控，收緊難民政策，修改移民與外國人相關法規。就在當局各項措施逐漸上軌道或是發揮功效後，梅克爾的支持度止跌回升，並穩固了執政地位。

民粹主義是以選民至上為導向的政治行銷策略，其成敗亦往往受到當前民眾關注議題之影響。所以他們需要價值衝突，一旦社會出現了極具爭議的問題，他們便能趁勢攻擊政府治理失靈、傳統大黨失信、菁英領導失能。等到政府端出方案、認真因應之後，原本輿論火紅的議題開始降溫，民粹勢力若找不到新的柴薪，也就越來越難再挑起民眾一時怒火攻心的情緒，而慢慢回歸理性。近期民調顯示，德國另類選擇黨已無法在難民議題上獲得額外選票。

民粹主義興起於民主體制，卻同時與民主為敵，更以反智、因果錯置或扭曲事實的方式來煽惑民眾，或許也是代議民主無法完全擺脫的警鐘。如果沒有其他重大變數，今年秋天另類選擇黨幾乎已確定會進入聯邦議會，如同其他歐洲民粹右派政黨在政壇攻城掠地，德國或歐洲主流政黨或菁英必須適時檢討政府失靈，積極回應民意，更堅定開放社會、市場經濟、多元文化、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這些也正是奠定歐盟今日統合成就的基本信念與價值。

¹³ Mark Kayser and Arndt Leininger, „Eine strukturelle Prognose für die Bundestagswahl 2017“, 2017.6.14 (Berlin: 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 <https://www.hertie-school.org/de/magazin/folder/prognose-bundestagswahl-2017/>.

英國獨立黨的發展與演變

張心怡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一、前言

自 Paul Taggart's 於 1998 年在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上發表有關疑歐論的文章後，學界開始出現從不同角度與研究途徑來切入探討有關歐洲各國內部疑歐團體或勢力發展的研究論文。然而，針對英國獨立黨 (UK Independence Party) 這個長期反對歐盟且 1999 年成功贏得選民青睞而在歐盟議會取得相當席次的政黨，相關的學術論文卻相形較少，可能的原因是因為該黨係屬規模不大的非主流政黨，除了組織化程度不高以外，政黨的目標亦僅環繞著反移民、疑歐等單一性質的非經濟議題立場。雖然如此，由於英國前首相卡麥隆 2013 年宣布舉辦脫歐公投主要係因受英國獨立黨選票快速增加而恐威脅到保守黨票源之故，加上英國成功公投脫歐，英國獨立黨也在背後扮演主要推手，故而該黨崛起的背後顯然有不容忽視的政治意涵。為此，本論文擬一探英國獨立黨的發展、演變，並分析其對歐盟政經局勢所產生的衝擊與影響，冀望由此能夠對於研究懷疑/反對歐洲整合現象的學者提供新的視野與見解。

二、英國獨立黨的發展歷程

自二戰結束之後，英國國內政治主要是由兩大黨—保守黨 (Conservative Party) 與工黨 (Labour Party) 所主導並輪流執政，另外有其他十多個小黨如自由民主黨 (The Liberal Democrats)、蘇格蘭民族黨 (Scottish National Party)、威爾斯民族黨 (Plaid Cymru) 以及北愛地區的民主統一黨 (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阿爾斯特統一黨 (Ulster Unionist Party)¹⁴ 等。若以時間來看，在 1945 年到 1970 年間，保守黨和工黨的得票率總和約略維持在 90% 左右，而在英國於 1973 年加入歐共體後，其他小黨的得票率開始有所增加，瓜分掉兩大主要政黨的選票，因此兩大政黨得票率的總和約略下降至 75% 左右 (見表一)。

15

表一、英國 1945-2017 年大選主要政黨得票率一覽表

年份	保守黨	工黨	自民黨	其他政黨
1945	40.1*	48.1	9.0	2.8
1950	43.5*	46.2	9.1	1.2

¹⁴ 阿爾斯特統一黨 (Ulster Unionist Party) 是一個與英國保守黨關係密切的中間偏右政黨，主張北愛爾蘭繼續留在英國。

¹⁵ 黃偉峰，〈英國浮動選民與第三黨投票取向之研究〉，《歐美研究》，第 28 卷第 4 期 (1998 年 12 月)，頁 2。

1951	48.0*	48.8	2.6	0.6
1955	49.7*	46.3	2.1	1.3
1959	49.3*	43.8	5.9	1.0
1964	43.4*	44.1	11.1	1.3
1966	41.8*	47.7	8.5	2.0
1970	46.0*	42.7	7.5	3.8
1974	37.8	37.2	19.3	5.7
	35.7	39.3	18.3	6.7
1979	43.9	36.5	13.8	5.4
1983	42.4	27.6	25.4**	4.6
1987	42.2	30.8	22.5	4.5
1992	41.9	34.4	17.8	5.9
1997	30.7	43.2	16.8	9.3
2001	31.7	40.7	18.3	9.3
2005	32.4	35.2	22.0	10.4
2010	36.1	29.0	23.0	11.9
2015	36.9	30.4	7.9	24.8
2017	42.4	40.0	7.4	10.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繪製，數據引自 British Governments and Elections since 1945, Political Science Resources, <http://www.politicsresources.net/area/uk/uktable.htm>。

*保守黨與阿爾斯特統一黨

**自由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聯盟¹⁶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一) 萌芽時期

在英國政壇的小黨當中，英國獨立黨是一個近年來頗受各方矚目的新興右翼政黨，其以反移民、疑歐的立場得到不少選民的青睞。事實上，自英國 1973 年加入歐共體後，國內始終存在一股對參與歐洲整合抱持懷疑態度的反對力量，這些歐洲懷疑論者 (Eurosceptics) 認為歐洲的整合不僅會讓英國喪失對於本身國家主權的掌控，也會扼殺英國一貫秉持的經濟自由主義理念。1988 年保守黨首相柴契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在比利時發表演講，強烈表達反對歐洲整合朝向聯邦制方向發展的態度，這場演說在保守黨內部激起了疑歐論的聲浪。1992 年時，保守黨首相梅傑 (John Major) 不顧黨內的反彈，簽署象徵歐盟進一步邁向政治、外交與經濟整合的《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

¹⁶ 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是由工黨分裂出來的中間偏左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其成員多數為原工黨中的右派人士，此肇因於工黨 1979 年大選淪為在野黨後，黨內左右對立激化，而在左派取得領導權後，對此不滿的右派人士憤而離黨，另組社會民主黨。

原本對於歐盟民主赤字和合法性抱持懷疑態度的疑歐人士，更加認定鼓勵勞動力自由遷徙的歐盟官僚體系將可據此對成員國實行過度控管，進而對傳統的民族國家認同構成威脅，因而紛紛要求推動英國退出歐盟。

基於希望從歐洲議會與英國國會來推動英國脫離歐盟的政治理念，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史教授史柯德（Alan Sked）退出了保守黨，並在1991年組成了反聯邦聯盟（Anti-Federalist League），1993年史柯德創立了英國獨立黨，該黨主要的訴求是透過舉行公投的方式來退出歐盟，支持者大多是原保守黨內部質疑保守黨對歐盟立場不堅定的疑歐派強硬支持者。¹⁷1994年的歐洲議會大選中，初試啼聲的英國獨立黨得票率名列第五，且贏得了全國1%的選票。惟此後，其與1994年創設之類似路線且財力雄厚的公投黨¹⁸（Referendum Party）相互競爭激烈，1997年大選中，英國獨立黨推出194位候選人，僅贏得全國0.3%的選票，而在英國獨立黨提名的165位與公投黨同一選區競爭的候選人中，更有163位的選票少於公投黨，僅有法拉吉（Nigel Farage）獲得超過5%的基本選票，取回其競選保證金。該年大選之後，史柯德在該黨全國執行委員會（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成員法拉吉、荷姆斯（Michael Holmes）和洛特（David Lott）的壓力下，被迫辭去黨魁一職，而由荷姆斯接任。下台後憤而退黨的史柯德則批評英國獨立黨未來恐「跳脫不了種族主義者的煽動，將注定會繼續留在政治邊緣地帶」。¹⁹

在1999年歐盟議會的選舉中，英國獨立黨在全國贏得7%的選票和三個席位，分別為法拉吉、荷姆斯和蒂特福德（Jeffrey Titford），惟黨魁荷姆斯又因全國執行委員會內部權力鬥爭下台，蒂特福德（Jeffrey Titford）在法拉吉的支持下，被選為第三屆的黨魁。2001年英國大選中，英國獨立黨的得票率為1.5%，與上屆大選相較，不僅支持率出現成長，且在428個候選人中，有六個候選人突破5%門檻拿回競選保證金。2002年時，英國獨立黨選出過去曾擔任保守黨國會議員的納普曼（Roger Knapman）為新任黨魁，納普曼展現其過去在主流政黨內豐富的從政經驗，不僅聘請新的競選顧問來協助選舉操盤，還打出「對歐盟說不」（Just Say No!）的競選標語，成功地吸納不少保守黨內右派人士的支持。至此，英國獨立黨的發展方才穩定下來。²⁰

¹⁷ Tournier-Sol, Karine, "Reworking the Eurosceptic and Conservative Traditions into a Populist Narrative: UKIP's Winning Formula?"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ume 53. Number 1(2014), p.142.

¹⁸ 「公投黨」（Referendum Party）是1994年由英國金融大亨戈德史密斯爵士（Sir James Goldsmith）所創辦，主要是爭取就英國與歐盟的關係舉行全民公投，該黨在戈德史密斯於1997年7月去世後已隨之銷聲匿跡。

¹⁹ "Scottish election: UK Independence Party profile", *BBC News*, 13 April 2011.

²⁰ 英國國會議員的參選資格為年滿21歲的英國公民、愛爾蘭共和國公民以及英聯邦國家公民，每名候選人必須獲得至少10名註冊選舉人的正式提名支持，並繳納500英鎊的選舉保證金，候

2004年歐洲議會大選時，英國獨立黨贏得12個席次與約260萬選民的支持（約佔全國16.1%），得票率名列全國第三。此次得票率之所以大幅成長，主要除了各方捐款支持外，也和知名的脫口秀主持人基爾羅伊·希爾克(Robert Kilroy-Silk)代表該黨參與歐洲議會大選因而吸引媒體注意有關。爾後，基爾羅伊·希爾克在2005年1月因不滿黨魁納普曼，憤而帶領一群支持者脫黨，並另創真理黨(Veritas)，受此重創，英國獨立黨不僅黨員數目下滑約1/3，捐款也減少超過五成。雖然如此，在2005年大選中，英國獨立黨所提名的496個候選人裡，有四十個候選人突破5%門檻拿回競選保證金，整體得票率提升為2.2%。

回顧英國獨立黨在1993年創立至2005年的這段萌芽期內，其政治目標集中於推動英國脫離歐盟此一疑歐的單一性質非經濟議題，Kopecký與Mudde將之歸類為恐歐抵制派(Eurorejects)，²¹亦即不認同歐盟和支持歐洲整合的相關理念，而該黨的競選場域主要為五年舉行一次的英國全國大選和歐洲議會，惟在歐洲議會的得票率遠高於英國大選的表現。

(二) 擴張時期

2006年法拉吉選上黨魁後，試圖打破英國獨立黨過去僅主打反對歐盟單一議題的狹隘形象，提出包括減少移民、減稅、重新開辦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反對氣候變遷等政策，以爭取保守黨內不滿新任領袖卡麥隆(David Cameron)傾向大社會路線的疑歐支持者。

2009年歐洲議會大選時，英國獨立黨一舉拿下13席次，總計獲得250多萬的選票（約佔全國16.5%），得票率超過工黨和自民黨，成為僅次於保守黨的第二大黨。法拉吉則因欲專心在隔年的英國大選中和保守黨下議院議長貝爾考(John Simon Bercow)競選國會議員席次，辭去黨魁一職，改由皮爾遜(Malcolm Pearson)繼任。

2010年英國大選，英國獨立黨558名候選人共獲得91.9萬張選票（約佔總票數3.1%），雖然沒有候選人贏得國會席位，但該黨候選人在四個選區已名列得票數的第三位，皮爾遜該年8月下台後，法拉吉已高達超過六成的支持率，再度當選黨魁。法拉吉再次上任後，擬定在地方大選中拓展地方議會議席的新選舉戰略，此「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調整主要是由於過去英國獨立黨的主要票源多半來自教育程度中下的藍領白種工人，而在教育程度較高、少數族群較多的地區則支持度明顯偏低，因此欲藉由強化民眾心目中有關聯合政府大量刪減社會福利的財政摺節政策(austerity)造成白領與藍領間階級隔閡以及倫敦和其他地區分

選人在選舉後如果獲得5%的基本選票，則保證金將退還給候選人。

²¹ Kopecký, P. and Mudde, C. "The Two Sides of Euroscepticism: Party Position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 3, No. 3.(2002), p. 3.

化等負面印象，煽動對於當時保守黨與自民黨聯合政府不滿的民眾轉為支持英國獨立黨。

此一策略果然在 2012 年地方選舉中發揮作用。英國獨立黨在將近 2500 個地方議會席位中推出了 691 名候選人，平均得票率高達 13%，雖然得票率並沒有轉化為席位的成長，但英國獨立黨支持度再度攀高的發展態勢，吸引各方媒體持續的關注與報導，已確實讓英國三個主要政黨感受到威脅，並努力尋找如何因應英國獨立黨持續壯大的辦法。

（三）巔峰時期

在三個主要政黨當中，受到英國獨立黨威脅最甚者，莫過於以立場屬中間偏右、且反對進行進一步歐洲整合的立場著稱的保守黨。對於試圖爭取中間選民的卡麥隆而言，自歐債危機爆發後，英國國內對於聯合政府推行的擲節政策已產生強大反彈，而歐盟為遏止歐債危機惡化所在財政領域推動更進一步的深化整合，也造成保守黨內部強硬派呼籲卡麥隆在對歐問題上表態，並逐漸對其黨魁地位形成一股挑戰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個人魅力鮮明且直言、形象愛國的法拉吉領導下，以反移民、反歐盟作為宣傳的英國獨立黨不斷吸納保守黨的選票，導致在下次大選中，部分邊緣席次地保守黨議員極有可能因選票流失至獨立黨而輸給主要對手工黨，進而危及保守黨的執政權。²²就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時空背景下，卡麥隆在 2013 年 1 月 23 日就英國與歐洲的未來關係發表重要演講，拋出了若保守黨在 2015 年全國大選中獲勝，英國將要求與歐盟重新談判入會條件以及 2017 年底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去留歐盟等承諾，希望能夠緩解來自英國獨立黨與保守黨內強硬派的挑戰。

在卡麥隆拋出脫歐公投議題後，英國獨立黨在 2013 年 5 月地方選舉的表現達到巔峰，不僅在參選選區的平均得票率提升到 23%，更攻下 147 個地方議會席次，此乃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英國三大黨以外的小黨之最佳表現。自此，英國獨立黨看似已擺脫單一議題小黨的狹隘形象，成為一真正的政治運動團體，法拉吉更聲稱英國政局正式進入「四黨政治」的時代。2014 年 5 月的英國地方議會選舉中，英國獨立黨贏得 163 個議席，但仍未拿下任何一個議會的多數黨。在同時舉行的歐洲議會（英國共有 73 席）選舉中，英國獨立黨更從原本的 13 席提高為 24 席，全國得票率高達 27.5%，為歐洲議會英國選區的最大黨，甚至還攻下了傳統工黨在威爾斯與北英格蘭等具優勢的選區。此次選舉不僅給英國政壇的三大主流政黨帶來衝擊，也是英國自 1906 年以來首次有除了保守黨和工黨兩大黨之外的

²² 邊緣席次 (marginal seats) 意指以些微差距贏得席次的選區。

黨派贏得全國性的選舉。²³為此，法拉奇在當時明確的表示，獨立黨的目標就是在下次大選前，取代自民黨成為英國政界的第三大黨派。

在接下來的 2015 年全國大選中，英國獨立黨雖然獲得超過 380 萬選票（約佔總票數 12.6%），為全國得票率第三高的政黨，但卻僅取得一國會席次；在地方選舉上，英國獨立黨也取得 202 席次（增加 176 席），並第一次取得地方議會的（薩勒特區議會，Thanet District Council）多數掌控權。法拉吉因未能因當選國會議員而辭去黨魁，三天後在全國執行委員會否決其辭呈後決定留任。

此次出人意料的贏家是拿下下議院過半席次的保守黨（331 席次），在取得絕對執政權後，卡麥隆決定在 2016 年 6 月舉行脫歐公投。為了反制英國獨立黨，卡麥隆一方面正式向歐盟提出包括擴大對非歐元國的經濟保護、減少歐盟經濟規範限制、增加各國國會權力、與控制歐盟移民在英國獲得的福利等四項改革要求，並與歐盟和德、法等大國展開協商，力爭歐盟讓步以確保英國民意能續留歐盟，而歐盟各國在經過馬拉松式的協商後，也同意英國提出的改革方案並給予英國在歐盟享有「特殊地位」。

由於脫歐公投訂於 2016 年 6 月 23 日舉行，英國獨立黨在 5 月地方選舉中能否獲得支持被廣泛視為脫歐的風向指標，而結果顯示英國獨立黨約獲得 11.1% 的得票率，除了拿下 58 個地方議會議席（增加 25 席）外，也首次取得威爾斯議會的席位，反映出多數的英國選民仍恐支持脫歐的事實。2016 年 6 月 23 日，經過數年的討論與爭辯，留歐和脫歐陣營的競選活動終於告一段落，英國選委會正式公布確認英國公投的結果為 51.9% 的選民支持脫離歐盟（Leave），48.1% 的選民支持續留歐盟（Remain）。

（四）下滑時期

在公投結果底定後，支持英國留在歐盟的卡麥隆宣布將辭去首相的職位，而一直支持英國退出歐盟的法拉吉在 2016 年 7 月 4 日亦宣布自己已完成從政目的，決定辭去英國獨立黨黨魁一職，由副黨魁詹姆斯（Diane James）接任。法拉吉也強調英國獨立黨仍會繼續對抗妨害英國脫歐的運動，而他會繼續擔任歐洲議會議員，致力推動英國在脫歐進程中與歐盟的談判。惟由於獨立黨內部對於後法拉吉時代的組織結構現代化改革目標與未來發展方向意見不一，詹姆斯在十八天後

²³ 「歐盟選舉 英國獨立黨撼動英國政壇」，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4/5/27/n4165319.htm%E6%AD%90%E7%9B%9F%E9%81%B8%E8%88%89-%E8%8B%B1%E5%9C%8B%E7%8D%A8%E7%AB%8B%E9%BB%A8%E6%92%BC%E5%8B%95%E8%8B%B1%E5%9C%8B%E6%94%BF%E5%A3%87.html?p=all>，最後流覽日期：2015/12/02。

決定辭去黨魁職務，由法拉吉暫代，直到 11 月才選出新任黨魁納透（Paul Nuttall）。

在 2017 年的大選中，無法再繼續操作脫歐議題的英國獨立黨提出了中低收入戶減稅、英國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議、不干預中東問題、禁止穆斯林婦女在公共場合戴面紗、將英國淨移民人數降至零的一進一出移民制度以及將 6 月 23 日訂為英國獨立日等政見；²⁴然而大選的結果顯示，英國獨立黨僅獲得 59.3 萬選票，整體得票率從上次大選的 12.6% 大幅滑落至 1.8%，顯示過去支持該黨的選民在英國獨立黨達成創黨的使命任務之後，明顯回歸原本保守黨陣。

三、結語

在歐盟的發展過程中，疑歐主義並非英國所獨有的罕見現象，在歐盟其他成員國中，亦有不少抱持疑歐論調的政黨存在。就英國而言，疑歐論調者受 1992 年英國簽署馬斯垂克條約影響以專注要求英國脫離歐盟為訴求，開始籌組政黨，包括英國獨立黨、公投黨等右派政黨，而這些政黨早期視自己主要為一個向保守黨施壓的壓力團體，也未受到民眾過多的關注與支持。

隨著歐盟在 2004 年的東擴，從中東歐國家流向西歐的移民浪潮開始對英國就業市場造成衝擊，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英國經濟受到嚴重衝擊，國內百業蕭條，失業率逐年攀升，2010 年歐債問題更進一步重創英國經濟，惟英國仍必須提供發生債務的歐盟國家紓困資金，同時必須接納來自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希臘等南歐國家湧入英國尋找工作機會的民眾。這樣的背景環境有利於英國獨立黨開拓其競選人氣，加上法拉吉任黨魁後，打破該黨過去僅主打反對歐盟單一議題的狹隘形象，提出若干反移民反全球化的相關政策，並開始參加地方選舉，採取「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有效地爭取不少保守黨內的疑歐支持者，也使得英國獨立黨成功地在後續數年的競選中，逐漸轉型邁向成為英國政壇的主流政黨之一，並對傳統具執政優勢的主流政黨構成嚴重的挑戰，迫使其在涉及移民與歐盟的政策議題上做出路線的調整。然而，如同眾人所見，在 2016 年英國成功脫歐後，英國獨立黨在無法繼續操作脫歐議題的情況下支持度大幅下滑，就現階段而言，如何在達成政黨最大目標後，為該黨建立新的方向與定位，將是英國獨立黨未來必須審慎思考的重要課題。

²⁴ “Ukip manifesto for General Election 2017: Key points, policies and summary”, *Daily Telegraph*, 7 June 2017,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0/ukip-manifesto-general-election-2017-key-points-policies-summary/>.

歐洲民粹與極右政黨的興衰及其影響——以義大利為例

張孟仁

輔仁大學義大利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近幾個月來從奧地利、荷蘭、法國總統與國會大選到義大利甫結束的地方大選結束，到處都在歡慶民粹浪潮衰退。近幾年來歐洲內部的民主政治代表性危機表現出普羅民眾對政治精英領導階層益發不滿，認為主流政黨的政策無法代表自己的意願，政治精英不擅長遠計畫，無力對這不安、不確定的社會提供保護，以上種種則反映在不斷遞減的政黨註冊人數和選舉投票率上。然則，民粹政黨卻趁勢聲稱為全球化利益受損者謀福，尤其是幫教育程度較低的底層民眾發聲，藉機贏得了不少支持。

2008年肇始的歐洲金融危機是導致民粹主義勢力大增的外部誘因之一，其爆發所帶來的影響和歐盟隨後採取的大規模的財政撙節政策，進一步加深了普通大眾對精英決策層的不滿，間接滋生了民粹主義者更大的政治空間，其次，後來的移民與難民危機也哄抬了民粹政黨的聲勢。

迄自2014年中東與北非的穆斯林難民大批湧進歐洲以來，歐盟未立即拿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和行動，任由難民問題發展成難民危機；復加上去年以降，法、德、比利時與英國等恐怖攻擊的頻繁發生與屢發的移民犯罪事件使歐洲公民充斥著不安全感，促使民粹主義的聲勢來到了高峰。

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2014-2015年的難民危機以來，歐洲民粹政黨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引起全世界高度關注。其中頗為人知的有奧地利自由黨、法國國民陣線、德國選擇黨、義大利北方聯盟(Lega Nord)、義大利五星運動黨(Il Movimento Cinque Stelle)、荷蘭自由黨、英國獨立黨等。當金融危機在歐盟內部蔓延，特別是因某些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危及歐盟之際，疑歐和反歐力量的尤為強烈，而移民與恐怖主義的威脅則讓民粹政黨如虎添翼。

從2013年一舉成為第一大黨及至去年(2016)12月4日義大利修憲公投中，能看出，「五星運動」黨蔚已成為義大利政壇上的重要政治力量。2016年6月，該黨甚至一舉拿下了羅馬和都靈兩市的市長職位。倘若依長年研究民粹政黨的義大利政治學者且是義大利民粹主義(Italia Populista)一書作者Marco Tarchi對民粹主義政黨的認定，那五星運動、北方聯盟與貝魯斯科尼的力量黨(Forza Italia)都是榜上有名。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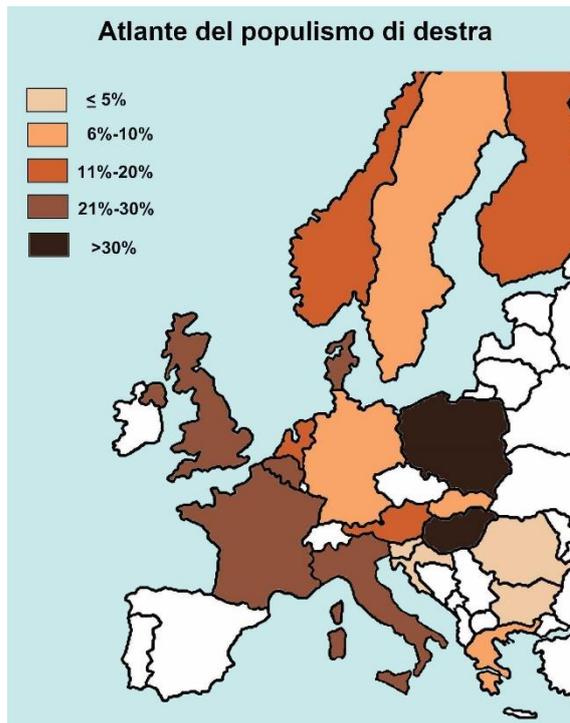
²⁵ Marco Tarchi, *Italia Populista: Dal qualunquismo a Beppe Grillo*, il Mulino, 2015.

義大利民粹主義的定義及其政黨

在 2008 年經濟危機乍現之際，反體制的政黨或運動激增，並逐漸成為多數。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米勒（Jan Werner Muller）對民粹主義的定義有以下幾項特徵：第一，仇視精英：民粹主義者認為政治權力為一少撮的政治精英把持，然而他們不代表真正的人民，只有民粹主義者方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其次，帶有強烈道德主義，民粹主義是政治道德的形象：民粹主義者認為政治精英是敗壞的，只圖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出賣人民，將有道德的一群人（民粹主義）團結起來，反對道德敗壞的精英。第三，反多元主義（anti-pluralista）：民粹主義者視其單方面意見為整體人民的意願，即便社會上有不同的意見，然則民粹主義者認為真正的人民會支持他們，從而忽視了社會上的多元聲音。第四，帶有生產主義（producerism）：民粹主義者宣稱其倡議的政策可收即時功效。此外，民粹主義者強調人民的意願才是真正合乎道德的，其意願是不會出錯，任何人不認同人民的意願，皆是人民的敵人。另外，義大利的政治評論家 Aldo Giannuli 曾在義大利知名期刊 Focus 上寫出幾項民粹運動的特徵：一、對政治階層有公開的敵意；二、對政治精英不信任，將之視為政治人物的同夥；三、拒絕意識形態，特別是左右派之分，將之視為區分人民的人為技倆；四、相信其實複雜問題存在簡單的解決方法；五、傾向直接民主，反對議會代議政治；六、拒絕任何結盟，只相信自己；七、反對任何組織形式，特別是政黨；八、偏好民粹魅力的領袖；九、相信人民是神聖價值的媒介，無需經由任何人來教化；十、堅持「誠實」視貪汙為上（貪污者）與下（誠實者）的分界線。²⁶ 綜上所提供的定義與上述的學者 Marco Tarchi 對民粹主義政黨的詮釋，那義大利內部較符合的有：五星運動、北方聯盟與貝魯斯科尼的力量黨。觀察圖一可以了解到，義大利右派民粹勢力可達近三成的實力，其中，北方聯盟與貝魯斯科尼的力量黨就是右派民粹政黨的代​​表，如果再加上不屑左右意識形態的五星運動，可以有過半的民粹實力。

²⁶ Aldo Giannuli, "Il Movimento 5 stelle e' un movimento populista?" *Focus*, 19/9/2015, <<http://www.aldogiannuli.it/il-movimento-5-stelle-e-un-movimento-populista/>>.

圖一、歐洲右派民粹主義地圖



一、五星運動

五星運動被視為民粹與反體制的政黨，早先於 2012 年的地方選舉子弟兵拿下帕瑪市市長，已顯崛起的徵兆。該政黨以諧星葛里洛(Beppe Grillo)為首號召一群年輕人，成立於 2009 年 10 月，其十三頁的政見訴求傾向模糊但大抵可歸納出幾點：支持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法、參眾議院議員人數減半、終結政黨補助、該黨當選的議員僅能領議會的薪水且僅最多連任一次、支持可再生能源與免費網路的提供、參與參議院的投票年齡從二十五歲降至十八歲；眾議院則從十八歲降至十六歲、舉辦公投考慮歐元的實用性、制定反貪汙法、社會安全網與幫小企業刺激成長與反逃漏稅。葛里洛拒絕中左派邀約組閣且在部落格上批評民主黨組閣的程序就像市場裡面喊價賣母牛一般，從眾議院議長、委員叫喊到部長，宣稱五星運動不好其道，堅持審視每項法案來考慮合作模式。²⁷

2012 年 5 月 8 日的義大利地方選舉結果出爐，五星運動如選前民調預測，居關鍵第三勢力。中左派收復不少失土、前總理貝魯斯科尼的人民自由黨則節節敗退，極右派的北方聯盟也因當時醜聞纏身，影響選情勢力消退，這次義大利地方選舉中最受矚目的就是五星運動的興起。2013 年大選獲得超過 25% 的有效選票搖身成為第一大黨，但兩個月後的地方選舉僅在 92 個的鄉鎮市中拿下兩個主要的城市(超過 1 萬 5 千個居民)，2014 年在 243 個城市中只拿下三個大城，同年的歐洲議會選舉獲得僅 21%(17 席，義大利總共 73 席)，而倫齊的左派民主黨則獲得 40%。²⁸2015 年贏得 108 個鄉鎮市中的 5 個，

²⁷ 張孟仁，「義起反緊縮，歐盟蒙陰影」，中國時報，04/03/2013。

²⁸ I 17 eletti del M5S al Parlamento europeo, Il Blog di Beppe Grillo, 27/05/2014, <

隔年在 143 個鄉鎮市中，征服了 19 個，特別是拿下羅馬(Roma)與都靈市(Torino)最為醒目，然則 6 月 11 日甫結束 2017 年的鄉鎮市選舉在 160 個主要城市中僅有 9 個進入二輪選舉（見表一）。一些分析家認為五星運動當前的潰敗，象徵歐盟民粹主義的衰退。

葛氏作風獨樹一格，而該黨當選議員年輕無經驗，但反體制立場鮮明，恰好是反擰節與反無能政黨的最佳宣洩管道。葛里洛沒有任何職位，本身僅是精神領袖，非政黨黨魁，亦無擔任義大利或歐洲議會議員。他曾云：「倘若民主就是人民的政府，那民粹主義即是人民的運動」。根據 Demos 的調查：五星運動的基本盤是年輕人、勞工與企業家居多，特別是暴露在全球化威脅下的人，且男女性別相當平均，主要是城市且文化水準中上的年輕人(都有高中與大學學歷)，其職業多為學生、職員、老師、自由業、也有家庭主婦與退休者。其中有 35%的這些人宣稱不屬於左或右派；33%認為自己是左派；21%是右派；而 11%是中間派。²⁹

表一、2012-2017 鄉鎮市選舉：五星運動的表現。(Elezioni amministrative 2012-2017: la performance del M5S)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進行投票的主要鄉鎮市 (Comuni maggiori al voto)	157	92	243	108	143	160
第一輪即被五星運動拿下的鄉鎮市 (Comuni vinti dal M5S dopo il primo turno)	0	0	0	0	0	0
進入第二輪的鄉鎮市 (M5S al ballottaggio)	5	3	11	5	20	9
第二輪才被五星運動拿下的鄉鎮市 (Comuni vinti dal M5S)	3	2	3	5	19	- (25/6/2017) 進行第二輪投票

http://www.beppegrillo.it/2014/05/i_17_eletti_del_m5s_al_parlamento_europeo.html>.

²⁹ Aldo Giannuli, "Il Movimento 5 stelle e' un movimento populista?" *Focus*, 19/9/2015, <<http://www.aldogiannuli.it/il-movimento-5-stelle-e-un-movimento-populista/>>.

dopo il secondo turno)						
------------------------	--	--	--	--	--	--

資料來源：Osservatorio elettorale Demos-LaPolis (Univ. di Urbino)根據義大利內政部製表。

二、北方聯盟與力量黨

成立於1991年的義大利北方聯盟是一個帶有鮮明地方民族主義特色的政黨，主張義大利的聯邦主義，它反對南部義大利，反對非法移民。³⁰北方聯盟在第一共和結束，老牌政黨解體後崛起，曾於1994年、2001-2006年以及2008-2011三次與貝魯斯科尼聯合執政。³¹一路領導北方聯盟茁壯的波西(Umberto Bossi)後被揭發擅自使用黨產，其妻兒也都牽涉其中。在2012年5月8日的義大利地方選舉失利，北方聯盟僅拿下威洛納(Verona)的市長，甚至在過去的鐵票區，其發源地倫巴底(Lombardy)大區支持率也大幅衰退。³²北方聯盟曾於2009年在歐洲議會選舉當選9席，而在2014年則降至5席。³³在持續低迷之後，北方聯盟在2013年12月由薩爾米尼(Matteo Salvini)接棒且遇上貝魯斯科尼領導的自由人民黨分裂後，成為右派最大黨的氣候隱然成形。³⁴從下圖二即可看出，尤其是今年直線上升的趨勢。³⁵

五星運動和北方聯盟原本都是主張脫歐、反移民的非主流政黨，五星運動創辦人諧星葛里洛更不諱言自己是川普的粉絲，只不過五星運動2013年一舉囊括國會大選25%選票，躍居大黨後，業已不再攻擊外來移民。

貝魯斯科尼的義大利力量黨，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義大利的政治腐敗醜聞(Tangentopoli)後的政治真空中崛起並贏得執政機會。作為該黨核心人物的貝魯斯科尼選擇以典型的渲染民粹主義方式，要群眾不應輕信使該國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的「舊政治勢力」，相反地，政治家必須聽從於「普通義大利人」的意願。貝魯斯科尼是一名億萬身家的媒體大亨，過去20年，他一直領導著義大利強大的中右派政黨，直到2013年歲末，他之前所擁有的支持才告

³⁰ Gianluca Passarelli e Dario Tuorto, *LEGA E PADANIA: Storie e luoghi delle camicie verdi*, il Mulino, 2012.

³¹ Joao Carvalho, *Impact of Extreme Right Parties on Immigration Policy: Comparing Britain, France and Italy*, Routledge, 2016, pp. 132-172.

³² 鄭傑憶，「義地方選舉，五星運動關鍵第三」，中央社，8/5/2012，<<http://www.taiwannews.com.tw/ch/news/1914440>>.

³³ Andrea Signorelli, "Elezioni Europee 2014, la Lega Nord quarto partito in Italia: eletti 5 eurodeputati, Salvini campione di preferenze," BLOGO, 26/5/2014, <<http://www.polisblog.it/post/206009/elezioni-europee-2014-la-lega-nord-quarto-partito-in-italia-eletti-5-eurodeputati-salvini-campione-di-preferenze>>.

³⁴ Alessandro Franzì, "Ecco come Matteo Salvini si e' preso la Lega Nord", 16/5/2017, <<http://www.linkiesta.it/it/article/2017/05/16/ecco-come-matteo-salvini-si-e-preso-la-lega-nord/34187/>>.

³⁵ Ultimi sondaggi politici elettorali 1/6: Lega Nord in ascesa, giù M5S e PD, 1/6/2017, <<http://it.blastingnews.com/politica/2017/06/ultimi-sondaggi-politici-elettorali-16-lega-nord-in-ascesa-giu-m5s-e-pd-001739493.html>>.

瓦解。

2013年7月，義大利最高法院維持了對貝魯斯科尼稅務欺詐指控的判決。2013年12月20日參議院經由一系列投票通過了取消其議員資格的決議。³⁶大約在20年的從政時間裡首度失去了民選職位，痛失議員享有的特殊豁免權。2013年11月，他強行發起了針對聯盟政府的信任表決，寄望迫使當局舉行新選舉，來恢復自己的政治地位。不過，幾名核心盟友背叛他，脅迫貝魯斯科尼扭轉立場支持政府。隨後，貝魯斯科尼宣布將其領導的自由人民黨重新更名為「義大利力量黨」，回到原本他初登政治舞台時對該黨的命名。之後，其入門弟子兼好友的阿爾法諾(Angelino Alfano)因戀棧官位，領導一群中右翼議員脫黨，另組了一個繼續支持聯盟政府的政黨，繼續當著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倫齊下台後，轉為外交部長。

與北方聯盟以及五星運動相同之處是反對歐元(貝氏還反對歐洲央行)，曾提出恢復里拉當成國內貨幣流通，而歐元用於外部流通的主張；不同之處，貝魯斯科尼並不反對移民，對於歐盟立場反覆。³⁷

表二、五星運動、北方聯盟與義大利力量黨各自針對不同議題的立場

	歐元	歐盟	移民
五星運動	反對	反對	之前反對，2013年搖身成為大黨後立場變為沒意見
北方聯盟	反對	反對	反對
義大利力量黨	反對	立場反覆	不反對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資料自製。

結論

義大利五星運動最初是一個為具有共同取向的人們提供溝通的社會網路平台，2009年正式成立後開發迅速，先後在2013年義大利參眾兩院的選舉以及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得票率第二，目前根據6月5日的Demopolis民調更顯示五星運動的支持度領先群雄。其成員稱之為「運動」而非政黨，凸顯其超越了傳統左右範疇。

2016年12月義大利修憲公投失敗，最大贏家是鼓吹選民投下反對票的最大在野黨「五星運動」和反移民政黨「北方聯盟」，兩黨聯手向他們最厭惡的歐盟傳達出清楚的信號：若他們能夠用選票扳倒倫齊政府，未來當然有能力讓義

³⁶ 根據2012年的一項法律，任何被判至少兩年有期徒刑的公民都必須被禁止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擔任公職，現在還失去法律給予議員的特定保護。

³⁷ "Romano Prodi contro Silvio Berlusconi: "Doppia circolazione euro-lira? Gli consiglio di farsi curare," HUFFPOST, 21/3/2017, <http://www.huffingtonpost.it/2017/03/21/prodi-berlusconi_n_15510648.html>.

大利退出歐盟。³⁸不過，儘管選民聽了五星運動和北方聯盟的話投票反對修憲，但不見得代表五星運動和北方聯盟定能在國會大選得勝，事實上，興許部分反對修憲的選民，就是顧慮到修憲後，萬一民粹政黨掌權，將會使義大利陷入險境。

義大利6月10日在逾1021個舉行鄉鎮市等地方首長選舉，選後出口民調與初步點票結果均顯示，走民粹主義和反歐盟路線的五星運動遭遇慘敗，僅剩9個迷你鄉鎮進入二輪投票。當中熱那亞(Genova)更是五星運動創黨人葛里洛的家鄉。二輪投票將於6月25日進行，其中包括21個省的首府以及4個大區的首府。鑒於義國將在2018年舉行國會大選，因此該次的地方選舉結果被視為大選前的民意風向球。外界認為五星運動在地方選舉大敗，反映其逐漸失去民眾支持。五星運動去年高票拿下羅馬與都靈市長寶座後，原本寄望在今年的地方選舉重演歷史，但由於該黨市長拉吉(Virginia Raggi)在羅馬市政上醜聞爭議不斷，以及地方樁腳的布局也陷入內部鬥爭，導致選舉結果敗北。³⁹五星運動未建立地方樁腳進行選舉，靠著網路與數位來經營地盤，無法透過經營地方上的人脈來選擇候選人，而這是難以完全靠著網路做到的。

然而，此次地方選舉的真正贏家是北方聯盟與義大利量黨結盟後的中右派，基於，五星運動大幅受挫，一些學者認為是否義大利的左右兩聯盟對抗又重新復活？值得一提的是，北方聯盟黨魁薩爾米尼嘗試將該黨從北方區域性政黨發展成全國性政黨所建立的「薩爾米尼與我們」(Salvini con noi)陣線出師不利。

另外，令人不解的地方在於：根據6月5日的Demopolis民調顯示五星運動(M5S)的支持度領先為29%；民主黨(PD)居次為28%；北方聯盟(Lega)為12.5%；義大利力量黨(FI)為12.4%以及義大利兄弟黨(Fdi)為4.5%。⁴⁰何以只隔五天五星運動會淪落到如此窘境？可見人民對地方選舉的考量迥異於全國大選，依此民調明年大選民粹的五星運動與極右的北方聯盟尚有機會擦出脫歐的火花。

³⁸ 陳怡妏，「反歐盟政黨雖贏，離國會全勝還早」，蘋果日報，6/12/2016，<<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61206/37475213/>>。

³⁹ 鍾志恆，「義地方選舉，反歐盟政黨慘敗」，工商時報，13/6/2017，<<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13000061-260203>>。

⁴⁰ DEMOPOLIS, "Sondaggio DEMOPOLIS 6 giugno 2017: CDX 29,4%, M5S 29%, PD 28%," 10/6/2017, <<http://scenaripolitici.com/2017/06/sondaggio-demopolis-6-giugno-2017.html>>。

圖二、義大利主要政黨在 2017 年 6 月 5 號的民調



M5S: 五星運動

PD: 民主黨

Lega: 北方聯盟

FI: 力量黨

FdI: 義大利兄弟黨

Art. Uno: 第一條政黨(中左派)

AP: Alternative Popolare 人民選擇黨(中右派)

資料來源：<http://scenaripolitici.com/2017/06/sondaggio-demopolis-6-giugno-2017.html>

參考書目

陳怡妉,「反歐盟政黨雖贏,離國會全勝還早」,蘋果日報,6/12/2016。

張孟仁,「義起反緊縮,歐盟蒙陰影」,中國時報,04/03/2013。

鍾志恆,「義地方選舉,反歐盟政黨慘敗」,工商時報,13/6/2017。

鄭傑憶,「義地方選舉,五星運動關鍵第三」,中央社,8/5/2012。

Aldo Giannuli, “Il Movimento 5 stelle e’ un movimento populista?” *Focus*, 19/9/2015, <<http://www.aldogiannuli.it/il-movimento-5-stelle-e-un-movimento-populista/>>.

Alessandro Franzini, “Ecco come Matteo Salvini si e’ preso la Lega Nord”, 16/5/2017,

<<http://www.linkiesta.it/it/article/2017/05/16/ecco-come-matteo-salvini-si-e-presso-la-lega-nord/34187/>>.

Andrea Signorelli, “Elezioni Europee 2014, la Lega Nord quarto

partito in Italia: eletti 5 eurodeputati, Salvini campione di preferenze,” BLOGO, 26/5/2014, <<http://www.polisblog.it/post/206009/elezioni-europee-2014-la-lega-nord-quarto-partito-in-italia-eletti-5-eurodeputati-salvini-campione-di-preferenze>>.

Gianluca Passarelli e Dario Tuorto, *LEGA E PADANIA: Storie e luoghi delle camicie verdi*, il Mulino, 2012.

I 17 eletti del M5S al Parlamento europeo, Il Blog di Beppe Grillo, 27/05/2014, <http://www.beppegrillo.it/2014/05/i_17_eletti_del_m5s_al_parlamento_europeo.html>.

Joao Carvalho, *Impact of Extreme Right Parties on Immigration Policy: Comparing Britain, France and Italy*, Routledge, 2016.

Marco Tarchi, *Italia Populista: Dal qualunquismo a Beppe Grillo*, il Mulino, 2015.

Romano Prodi contro Silvio Berlusconi: "Doppia circolazione euro-lira? Gli consiglio di farsi curare,” HUFFPOST, 21/3/2017, <http://www.huffingtonpost.it/2017/03/21/prodi-berlusconi_n_15510648.html>.

Ultimi sondaggi politici elettorali 1/6: Lega Nord in ascesa, giù M5S e PD, 1/6/2017, <<http://it.blastingnews.com/politica/2017/06/ultimi-sondaggi-politici-elettorali-16-lega-nord-in-ascesa-giu-m5s-e-pd-001739493.html>>.